

主 編 卞 甫

副 主 編 陳玉宇

明代基本史料叢刊·文集卷
(第一輯)

『洪武、建文朝』

五三

綫裝書局

欽定四庫全書

半軒集卷七

明 王行 撰

說

醉樵說

華蓋山之樵有好飲者或目之曰醉嘗道置其薪而寐
後之樵者盜其薪同樵者見之呼醉樵而語之曰而樵
以飲爲事邪以薪爲事邪醉樵謬謬而復唯唯同樵者
又曰而樵以飲爲事邪以薪爲事邪醉樵曰而以吾以

飲爲事則以飲爲事而以吾以薪爲事則以薪爲事同
樵者曰而不知盜盜而薪邪醉樵曰薪則薪焉盜則盜
焉夫奚庸知也同樵者曰醉乎醉乎世未有若而之不
醒者也盜而薪而弗知告之知而弗悟非蚩蚩邪醉樵
乃輟爾而笑曰而何言之異邪而以吾爲醉則以所謂
盜吾薪者爲醒邪而以醉爲果醉而醒爲果醒邪而以
醒爲是而醉爲非邪而以彼爲得而我爲失邪而以得
爲果得而失爲果失耶而以得爲果得而失爲果失宜

以吾爲蚩蚩者也同樵者憮然有間曰而將混其醒醉而齊其失得乎而將逃於有爲而匿於無爲乎無爲則無事乎樵已乎醉樵曰噫嘻而知有爲之爲而不知無爲之爲而知而之爲樵而不知吾之爲樵吾爲而言吾之樵吾之樵也以精神爲斧斤而發之於純一之硯以段若木不足以當其銛扶桑不足試其銛而大造則吾薪之根也元氣陰陽吾薪之幹也日月列星風雨霜露吾薪之柯條而擾擾之生物則吾薪之朽腐蠹蝸也吾

今剔其朽扶其蝨棄遺其柯幹而得其根矣而以吾爲
醉而然邪醒而然邪是爲有爲邪無爲邪彼亦能盜吾
之有而有之邪將弗能盜之邪同樵者無以對乃復頽
然而就臥撼之而不甦呼之而不寤同樵者若忘若遺
若諭若悟惘恍踟躕負薪而去

僂說

婁江有僂焉畚其業農餘而織農作而售以爲常歲戊
戌婁民大疫東事弛畚弗得售或誡僂能殺而直將賈

諸僂曰嘻詎以暫而奪吾常也織之不置畚愈積里多
讓之僂唯唯明年吳大發民城杭僂用無留畚資直甚
裕里賀之僂亦唯唯果何爲者邪業之不售守其常而
不屈心無加憂功無加怠業之既售有其利而不驕功
無加修心無加喜異哉噫士君子之所爲苟僂之若也
吾知其於道不遠矣

莊生說

甚哉莊生能行其道也以布衣而國君尊信之非有盛

德宜不如是竊怪其所為皆市人之道也太史公稱其
廉直是豈然哉以金之故而欺其君復以金之故而賊
其人市人有所不為廉且直者為之乎雖然生無足道
也信之者可笑耳吾有以知戰國之君果若是庸庸也
噫其君庸其臣則肆其民得遂其生乎至正辛丑冬讀
越世家書

雜說四首

黃老之術儒者之徒弗言以其惑夫人之道也然曹參

之興起文景之崇尚者黃老也武帝之好之公孫弘之
用之者儒者也何武之治不逮於文景歟噫武之好儒
非誠也弘之業儒非真也儒不純且無益況不真乎文
景則黃老之純者耳其治國優矣克儼於唐虞矣乎唐
虞之治其儒之治耶抑亦黃老之治耶雖然五穀種之
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稊稗黃老於文景之世其稊稗
之秋也輟

居奇貨以徼利者候時而待價弗亟乎其信也是蓋賈

之良者焉貨之弗奇而急於利則走市而鬻之走市而鬻之雖貴亦賤況賤者乎伊尹大公之貨奇貨也韞櫝亦久矣苟非求之者亟弗易出之也及出之則大行於天下後世利不既博乎孔明學伊呂者也故有足稱焉王猛則嘗走桓溫之市矣桓不見用直猛之貨未甚奇也然猶有不猛及者何如哉嗚呼彼操瑟立齊門而不售者迺欲誰之咎耶士之大節出與處而已矣蓋出處在乎已所以出處在乎天在乎天時也在乎已其道歟

衆出已獨處必有所存之志也衆處已獨出必有可行之道也衆出而隨之出衆處而隨之處則其所執下矣時處而處弗嫌人之皆處也時出而出弗忌人之皆出也忌人之皆出矯而處焉嫌人之皆處激而出焉則又詭竒而自異矣詭竒也執下也惑也仲尼曰或出或處蓋君子之道在焉觀人之節者據是而求之可以得其情矣

古傳驗陳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伯咸謂此談者之

夸辭也故褚遂良以對太宗飛雉之間而蘇軾氏譏之
雖然軾亦不能無失也軾謂太宗時所集者雉有不足
以問陳寶之符不知陳寶與雉相去能幾何也秦文之
伯不及齊桓不聞齊桓得陳寶而後成也光武之治不
及三代不聞三代得陳寶而後治也蓋帝王之符德焉
而已祝網之言湯之符也虞芮之化周之符也奚假諸
羽毛鱗介之徵也哉

世之論言者曰言有責也無責而言謂之訕然有責而

後可言者今之制也無責而皆可言者古之道也均之
治世不可以言治亂世不可以言亂亂而不言亂非言
治也言治之所以也治而不言治非言亂也言亂之所
以也治而言亂有所微亂而言治有所勸既微且勸其
所習者草矣故狃於治而弗能終治者有自大之心也
安於亂而弗能致治者有自棄之心也自大自棄皆不
聞治亂之言者也自大於治亂隨其踵矣況自大於亂
乎無責而不言世從而衰矣況有責而不言乎有責而

不言上容之志見焉故知上容者所事必自大自大者所使多上容上容自大之相遭治亂可得而知矣

富溪漁者說

天目發源而下瀉大滙於具區而東趨其流分派別汪停迅注隨地不同而富溪其一也水至富溪猶散行者之顧影留連而舒徐猶祀餘之敬存陶陶而遂遂故其精神所聚有豐厚之家焉吾友彥常居之彥常溫雅和易其順謙抑虛饒矣不自覺其饒資裕矣不自有其裕

而下人惟恐或失焉大夫士多稱之乃以漁自命亦足以知其趣向矣今夫漁蓋志於魚者也必修其網罟時其風烟約之以絲綸勤之以舟楫無不得魚者以盡其在已故也今彥常能志於善而忘其饒裕無矜無驕不怠不做接賓友以禮讓教子孫以敦實其盡已何如哉善斯得矣大夫士之稱之不亦宜乎於戲觀富溪之波濶而知其有本者以發源之高觀顧氏之子孫而知其有本者以先德之厚漁乎漁乎吾將見其得夫善也猶

掣鯨於東溟而不屑稽山之釣任公云乎哉任公云乎哉是爲說

墨翁說

吳隱人沈起宗居闕闕之中康莊之會煉墨以自食名其舍墨室號其躬墨翁人咸熟之遂遺其姓若字與名曰墨翁墨翁或謂之墨已名其室何名室已又號其躬何翁曰非爾知吾因以自警也始吾之於人見夫欲言也含而不吐吐也留而不盡良爲病之何自苦哉及觀

金人之戒至於三緘焉則知含而不吐已幾失之出雖
不盡所喪多矣夫墨默也故因以自警也是則果終默
乎得屏而息搐而喙乎曰吾默其所可默不默其所不
可默然可默皆是不可默惟二焉何也友也子也友也
相輔以仁相勉以道苟一默焉昧切偲之義矣子也飭
之義方約之詩書苟一默焉失訓教之道矣此其所不
默也曰嘻何默之多而不默之少哉論未白其以質諸
予予曰未也予不可默而有可默也友不可默而有可